

●诗韵潮声●

安阳,我来了

□李明朝

亲爱的朋友,也许你喝过许多琼浆美酒,也许你到过很多地方,但不知您是否到过河南安阳?安阳啊,那是我日夜思念的地方,因为这里有我的九连兄弟战友,分别了43年,今天重聚首,大喊一声,安阳——我来了!

时光如梭,岁月沧桑,当年的帅小伙,如今已白发苍苍,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,龙头山下九连那片营房,因为我们的青春留在了军营,我们的理想献给了国防,我们可以自豪地对下一代讲,你的父辈们没有让你失望,无论是激情燃烧的岁月,还是建设祖国回到地方,安阳的兄弟和九连其他战友一样,心中有祖国,忠诚献给党。

安阳,我来了,战友们,举起酒杯,酒杯都斟满喜悦的泪,千杯万盏不会醉,我们再过40年,我要大声喊,安阳——战友们又相会。

别了,方知絮语成深念

□张颜蕊

小时候,放学回家的门前,我最爱喊一句:“老爹,我爹呢?”听您应声,便见您忙碌的身影,温暖如常,照亮我的天地。长大后,渐渐不耐烦您的唠叨,直到您离去,方觉声声可贵,才知那些絮语,是我此生深念。

您说平平淡淡,快乐就好;您说简简单单,不必追逐名利;您偶尔传来一张花开的照片,我知道那是您无声的牵挂。您说有酒、有烟、有茶,人生在世,逍遥自在;您说等您来美国,要我备好酒、好烟、好茶——可您已不在。

当时未曾耐心听您叮嘱,此刻再无机会听您絮语。再也听不到熟悉的应答,再也望不到您站在门前;等我再回家的那个黄昏,也只能站在门口,轻轻再问一句:“老爹,我爹呢?”可我知道,已再无应答。

诸行无常,众缘如梦。和您父女一场,是我天大的福分。我以一念心灯,照亮无尽思念,愿您乘莲华而去,不染纤尘,从此无苦无忧,自在安宁。

水中的夏日

□张培亮

阳光洒落在南塘的水面,波光粼粼,如诗如画,那是夏日的馈赠,是大地炽热的心跳。

水鸟在水面滑动,泛起涟漪,犹如孩子微笑的唇印,轻抚着每一个疲倦的脸庞,带来丝丝的清凉。

荷叶在水中轻轻摇曳,似舞动的音符,奏响专属于夏日的乐章,唤醒沉睡的记忆。

蛙鸣的声响在水草中回荡,如诗人的低吟,抒写夏夜的故事,点缀寂静的夜空。

水中的夏日,是生命的赞歌,希望的源泉,沉浸在夏日的浅水中,闭上眼,倾听夏日的低语。

朱马非马

□张 强

莫言说,他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地热爱,也极端地仇恨,因为“它耗干了祖先们的血汗,也正在消耗着我的生命”。先生的怨乡与怀乡,爱恨交织,在一段时间里,我感同身受。

三十多年前,我一个人在县西上班,每当有人问起老家哪里?我答朱马,总会引来一阵嗤笑。我试图辩解,朱是红色,朱马就是红色的马。字面解释自然有些牵强附会,不得要领。尴尬之余,内心增添了一些对故乡的怨气。起什么名字不好,非要叫什么朱马。恍惚间,又在脑海里再现了“风吹草低见牛羊”的苍茫意境,似闻蹄声碎影的嗒嗒马蹄声。后来,我学聪明了些,有人问起老家哪里,我就用县东或者藕塘这些大一点的地理范围去含糊回答。县东好几个乡镇,藕塘在抗战时素有“小莫斯科”之称,听者艳羡,自己脸上也有光。

一九九七年仲春,我回朱马初中看望老师,聊到朱马这个地名给我带来的无奈。夏老师放下正在批改作业的钢笔,面带微笑地瞅着我,眼睛里满是关爱,开导我说:“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不要放在心上,成为负累。”我坐在椅子上,手心冒汗,有些不知所措了。

看着我的窘迫相,鲁校长忙不迭地走过来,拍拍我的肩膀,神秘地说,其实朱马是个有211的好地方。我愣愣在那儿。作为土生土长的朱马人,我怎么没有听说?夏老师起身说:“我跟鲁校长正要去家访,顺便带你去看看我们的211。”

说话间,几个人已经来到学校的围沟埂上。举目远眺,但见东山巍峨,池水蜿蜒。鲁校长看我只顾看远方,提醒道:“不要只顾看远方,且看脚下。”脚下黄泥地,地上是楼房瓦屋,有什么好看的?我心里直犯嘀咕。鲁校长看我一头雾水,噗哧一笑说:“你脚下就是211之一的古阙城,据史料记载,离县城45华里的池河之滨,下马埠为古阙城遗址,就在我们的脚下。”遗址在四周岗地顶端,高出平地几十米,西北至东南走向,东西短,南北长,有南北两座城门。相传,项羽率二十八骑从东城四隗山出,曾经夜宿阙城,借此地作短暂修整。

在川村草坝张,户家后头西北方有一大片平原高地,白浆土质,绿油油的麦苗随着微风轻轻舞动。鲁校长介绍,这里就是211之一的斗城遗址。[嘉靖]《定远县志》载:“斗城,在县东南四十五里,今无其迹。”草坝张有个叫陈瑞章的老私塾,活着时经常讲,斗城名字是有来历的。秦时,这里是军马场,也是官道上重要的城镇,一度高楼林立,车水马龙。庄子任漆园吏的漆园,与斗城相距不过四十华里,庄子常移步斗城,会客交友。宋钱文子在《修学记》中说,濠水之上,江淮之间,惠、庄、隐、士、昔所游处,淮南宾客集而著书,流风所被,文辞并兴。因斗城城池状如北斗七星,故庄子称为“斗城”。

见一群人站在麦地边指指点点,村民刘如全走了过来。他说,七八十年代,在挖护家河

沟时,挖出不止一座“老人窑”,墓门呈拱圆形,用大块的青砖砌成,还有几只陶壶,造型较小;犁田时也经常能捡到刻着花纹的碎砖瓦砾。我想起来了,此地现有草坝张遗址(汉)、草坝张南遗址(明)、草坝张古井(清)。三处遗址已被列入保护名录,亟待进一步的发掘和保护。

骑行到石角桥,已近晌午。石角桥是211之“一桥”,是通往历阳(今和县)的重要古驿道。秦时,池河流经东城三官集、大桥湖后,“东北流历二山间”,出石角山,断面变小,水流受束,于是人们便在河上用木板架桥,谓石角桥。石角桥下面还有渡口,“县东南50里,下有石角渡。”后讹传为石角桥。项羽引二十八骑自四隗山出,经阙城,过石角桥后直奔乌江渡口而去。1958年建育酷似古罗马斗兽场的节制闸,具有泄洪、灌溉、发电、交通等功能。2016年在原址拆除重建新桥,新桥水闸主体呈青灰色,间以红褐色,显得壮观大气。

中午返回下马埠东城酒家吃饭。“你知道什么叫下马埠吗?”鲁校长问我。我笑着说,这个我知道,因柴王在此一时迷路,下马休息,后人称“下马埠”。鲁校长笑着说:“朱马211之‘一味’就在东城酒家。”老板也不失时机地介绍了起来。朱马卤鹅上可追溯到五代十国时期,周世宗柴王征伐南唐,从寿州经定城双庙村,走到我们这儿正值中午,只见山荒人稀,河水环绕。柴王正觉人渴马乏,饥肠辘辘如悬

旌,这时恰有村民敬献卤鹅,柴王吃过赞不绝口,随后一举拿下南唐皇甫暉,这是后话。池河两岸,河沟密布,水网交错,非常适合养鹅。朱马卤鹅通常选用当地农家饲养的白鹅,肉质鲜嫩紧实,脂肪分布均匀,为美味奠定了基础。超百年的老卤汤,是保证其风味的关键所在。卤制过程中,加入了香、桂皮、陈皮、茴香等几十味香料和中草药,根据鹅的大小和火候情况,灵活调整卤制时间,香料和食材相互交融沉淀,形成了丰富而独特的风味。鹅肉熟透入味,肉质鲜美,香气浓郁,让人垂涎欲滴、口齿留香。

说话间,一辆小车停在门口,车还没停稳,喊声就飘了进来:“老板,买两只卤鹅,打包。”众人抬眼一看,苏E牌照。有人说,王家从来不出摊,坐在家都不够卖,来迟了还买不到。

“朱马的211——两城一桥一味,我知道了,那什么叫朱马呢?”我问。夏老师介绍说,1949年时设下马乡和朱集乡,1955年底小乡改为大乡,下马乡与朱集乡合并成为朱马乡。原来如此!

品朱马卤鹅,喝县酒厂的包公醉,微醺之后,我似乎有些通透了。其实,我不可能一直怨恨朱马。一生痴绝处,无梦到朱马。朱马是我爷爷与父亲的长眠之地,是我童年时的欢乐场,是与我的心灵相黏合的一大段历史,怎能不闯进我的心里和梦里呢?朱马非马,真想念朱马呀。



小村 冯素秀绘

●烟火清欢●

母亲烧的河蚌肉

□刘 龙

老伴每天都变着花样烧菜,特别是鸡、鸭、鱼、肉类的荤菜,一周基本不重样,但上小学的两个孙子仍然不满足,奶奶只好不停地跑超市。这不禁让我感慨良多,现在的孩子太幸福了,想吃有什么,选着吃,挑着吃,吃到自然饱。

我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,那时粮油都是计划供应,计划也就意味着很多物品短缺。好在白湖是农场,有大面积的边角荒地,可以种植瓜果蔬菜。在粮食紧缺的日子里,瓜果蔬菜可是帮了大忙。

生活是艰苦的,但母亲对待生活的态度是乐观的。在我们长身体需要营养时,母亲总想点办法给我们弄好吃的。

白湖本来就是湖泊改成的圩区,又是以种水稻为主,所以支渠毛沟纵横交错。那时的支渠毛沟里,河蚌不仅多,而且个大,一个个沉甸甸的,足有半斤重。母亲洗衣服时,从河沟水塘边带回来一些河蚌,外壳厚实光亮,紧闭的口沿处不时有水溢出。

刚从河里摸回来的河蚌不能急着剖杀,否则烧出来吃着硌牙,还有一股土腥味。所以得先将河蚌倒入大盆里,用清水静养一上午,把肚子里的脏水和泥沙吐出来。等到中午,盆里的水已经变清了,母亲便用刀从蚌壳紧闭的口沿缝隙处剖下去,河蚌便一分为二了。然后剔取那两片与蚌壳紧紧粘连在一起的肉,洗净后用刀切成薄薄的片,用少许盐码一下,准备辣椒、蒜末、姜片。

母亲做这些事时,我出于好奇和嘴馋,就一直在边上围着看。母亲先将蒜末和姜片在热锅里炸出香味,把河蚌肉倒入锅内,翻炒到七成熟时,倒入辣椒。厨房里立马弥漫着一股强劲的辣味,呛得我直打喷嚏,捂着鼻子往外跑,母亲便笑着骂道:“看你这只‘小馋猫’还待不待在这里了!”

吃饭时,桌子上便多了一盘红烧河蚌肉,我们几个孩子争相抢食,个个被辣得大汗淋漓,张着嘴吐着舌头,喊着“辣……辣……辣……”尽管如此,我们谁也没有放下筷子,个个奋勇争先,轮番伸筷子。母亲则端着碗在一旁看着我们,时不时还要维持一下秩序。

记忆中,每当母亲烧河蚌肉时,总有邻居的阿姨闻着香,端着饭碗过来串门子。她们一边品尝着河蚌肉,一边夸赞母亲的手艺,还咨询烧得好吃的秘诀。母亲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跟她们介绍如何清洗、如何取舍、如何腌制、如何掌握火候……在一片赞誉声中,一盘爆炒河蚌肉很快就见底了。

缺少营养的少年在母亲的照顾下健康快乐成长,白湖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周围的农贸市场比比皆是,富裕的白湖人可以餐餐有鱼、顿顿吃肉,但母亲已于2020年去世。儿时我们围桌而坐、争食母亲烧的河蚌肉的场景,只能留在深深的记忆里了。

●生活札记●

长廊

□李春燕

还未来得及体会退休的松弛,老爸血糖暴升,打得我们措手不及。我们赶紧办理入院手续,在朝朝晚晚的陪伴中,一边悉心护理高血糖老人的小常识,一边做好生活习惯的改变和重心的转移。

曾经的我,去医院探望病人回来,外衣要全换,手要反复搓洗;而现在,可以在病房内自如吃喝,还能忙里偷闲跟练八段锦。近古稀之年的哥哥,心疼小妹主动承担了夜里的陪护,异地无法脱身的姐姐每日视频问候。此生有缘,成为兄妹,共同守护我们年迈的双亲,在记忆长河里必定会留下许多难忘画面……

小时候的时光似乎很慢,可以让我们有太多的体会和回味。犹记得酷暑时节,家家早早把西瓜放入井水里,趁着大人们午休,院里的孩子们相约去捉蜻蜓。蜻蜓捉得多捉少并不在意,虽然个个晒成了“红头蜈蚣”,但是那种在阳光下奔跑的肆意与欢畅是无法忘记的。

傍晚,水泥地泼过水后,空气中弥漫的灰尘味有点呛鼻,却也让人安心。洗澡花在墙角静静地绽放,院子里几户人家把小饭桌搬出家门,相互分享,结着水珠的西瓜已

放在桌上,孩子们围在一起,静等瓜开。“啪”的一声,黑子红瓤完美呈现,口感绵软、甘甜无比。孩子们吃得酣畅,汁水顺着嘴角溢出也毫不在意,西瓜的香甜与井水的清凉融合,从喉咙一直流淌到胃里,连指尖都透着清凉与满足。那是冰箱无法复刻的味道,也是心中无法忘怀的眷恋。那时,天上的星星也亮得出奇,我们躺在凉床上,妈妈手摇蒲扇,爸爸天马行空地说着故事。渐渐地,我的眼皮越来越重,爸爸的故事声也越来越远……

此时,搀扶着父亲走在医院的长廊,斑驳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身上。长廊很长,长到父亲已不能完整走一个来回。途中休息,我看着地上的路标,箭头指向各个科室。最下面是老年科,最上面是新生儿科。老人是暖阳,新生儿是希望,曾经父亲抱着我们,给我们宠爱和托举;如今角色倒转,换我们搀扶他、呵护他。回程时,我们走得更慢了。阳光已经移到了窗棂上方,长廊里暗了下来。

生命来来往往,长廊还是长廊。无论父母是否伟岸,在我们心中永远是心底最温暖的光。

